



Sound Landscape

鲍杨 & 刘娃的声音实验 把声音变成景观

鲍杨和刘娃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呈现了鲍杨的声音装置《超声物 SOUNDMASS》，创造了一个场域特定且无限演变的声音景观，在高度视觉化的音乐旋涡里，声音本身的物理属性被充分解构和放大，极其克制又随时可能失控，如同用浪漫主义的笔，讲述英雄史诗。

采访&撰文 / 夏青 图 / 被访者提供 编辑 / 王丽楠



鲍杨（左），刘娃（右），摄影：蓝天

“令我兴奋的事情是，此前音乐对我是非常瞬间性的，休止符即结束。但在这个巨型乐器里，声音的生命多了十几秒，就像某个我爱的人活得久一点儿，我可以爱得久一点儿。”——鲍杨

时间的真空：10秒和1%

通过声音增强来通感万物，这个概念一直以来都盘桓在鲍杨脑中。音乐的感受于他而言是变幻的具象存在，是光、是山、是磅礴的云丛，可以身处其中，也可置于其上。遇到5号罐的时候，这些自然的灵感聚合成明确的意向，建筑由此变成一件巨型乐器。

对于“超声物”的概念，鲍杨和刘娃把它解读为3个层面：首先是将油罐变成巨型乐器的过程；其次是将声音实体化，通过演出和空间产生关系，让声音变得具体，有质感和色彩；此外“声物”也有“生物”的谐音，希望在触发开关的时候，给声音注入生命力，让它浮在空中、攀升而后回落，真正“活过来”。

而在油罐中心演奏的鲍杨，实际上只能听到少于1%的钢琴声，最终有99%的声音是观众来变奏和体验，哪怕是微小的位移，都像蝴蝶效应一样改变这个巨型乐器的音调，整个实验实际上是由现场的观众来控制，但鲍杨似乎沉迷于这种失控感：

“我要想办法把微小的声音变得强大，按下琴键就像点燃引线，

内在的燃烧、音乐的爆炸以及和声音一起产生的东西，是超过我自己能力的。”

他的对话中时常会出现这样令人微微惊叹的勇敢，令他兴奋的正是这种不可预测，是声音在现场五六百人形成的折射点之间跳来跳去，逐渐生动并被赋予色彩的感受。鲍杨把自己摆在较低的位置，音响和视觉也像高速行驶时后退的街景，油罐内所有的摆置“都是为了增强声音的回声，把声源放在油罐的最佳点，这是我的第一要求”。

因此在布展时，鲍杨和刘娃做了无数摆放实验，而事实是，每增加一个变量，此前的一切构想就会再次被推翻。他们重新摆放音响，放下钢琴顶盖，不断尝试并在实验过程中了解声音的物理属性。但演出时仍然是即兴，周围的声音纷杂，鲍杨弹奏的一个音要间隔几秒才能被听见，有的回声甚至长于10秒，在捕捉到这下回声之前的几秒是真空的，是一个演奏者真正忘记自我，用想象力、经验、判断力造物的时刻，但同时鲍杨又在将他脑海里想象出的“过去的声音”



图片致谢艺术家和上海油罐艺术中心

“它不再受困于线性的时间，而只存在于此刻此地，只存在于每一个不可预测的时间切片之中。”——刘娃

和从罐壁反射回来的“未来的声音”，糅进不断变异的当下时刻里。这种时间性的信任是令人兴奋的演奏方式。

鲍杨在油罐这个空间里重新演绎了巴赫和菲利普·格拉斯的音乐。这两位对他影响极深的作曲家，本身也隐含了鲍杨对这次尝试的理解。巴赫的复调音乐曾经通过管风琴在18世纪的教堂创造了令人神往的空间；而美国极简主义作曲家菲利普·格拉斯则通过不断的重复将刹那延伸，同时又把很长的时间凝固成一个点，在庞大的时间变奏里，穿插着纽约的地铁、汽车和一切喧嚣。隐约可以窥见，鲍杨对音乐的通感有种天然的痴迷，但这种通感不只是五官的五感，还涵盖了时间与空间的通感。

当油罐成为乐器，地板、墙壁、天花板都具备了发声功能，表

演者必须顺势而为，将几百位观众产生的无数种变量都交汇成自己的音乐体验，去牵引、释放、疏导和叠加，并随机应变。鲍杨会利用声音的弹性，和另外一个音弹在一起，在叠加的节奏感里充分体验声音的偶然性。

某种程度上说，现场在进行一场物理实验。

这场实验的另一位研究员刘娃则要把自己的喉咙变成机械，对非声乐专业的表演者来说，在油罐的环境里要完全唱准第一个音并非易事，处理回声时就更加大了难度。刘娃需要排除现实中环境音的影响，专注于想象一个音，并用喉咙感受它，不断在没有耳返的情况下判断并学习处理自己的声音，放弃想要控制声音去向的念头，接受自己的渺小，和空间与环境建立共情式的联结。



“有时候需要离开一些距离，
才能判断这些表达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表达的。”——鲍杨

鲍杨把这次经验比喻成末日来到前一秒的狂欢，“在短暂的时间真空中，先看到灼目的光，当声音或者说时间到达你，感受到自己渺小的时刻，事实上已经结束了”，这是一种对毁灭的狂欢。

风滚草、向日葵和骆驼草

鲍杨和刘娃合作的另一个作品《午夜魑魅》也是这次演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无论是音乐的节奏、视觉呈现还是歌词，都以一种诗性的语言，隐晦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风滚草、向日葵和骆驼草，是样本，也是观察主体。艺术家通过声音增强，感性又疏离地重现了一场一万七千公里的长途旅行。

《午夜魑魅》讨论的地点主要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核基地相关的区域，这些植物因生长于此被人类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与身份。鲍杨、刘娃长时间和植物生活在一起，以植物的视角重新审视自然，感受不同的味道和体验。植物的迁徙性和入侵能力，使得它的身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扮演不同的角色。用植物去消解文化的边界是作品想表达的核心。

在旅程结束之后，鲍杨并没有直接用当下的感觉去创作音乐，而是不断反刍旅行中获得的信息，缓慢地进行下载、处理和提炼，这个过程兼具理性和感性的思考，而这种恰好的距离感，被鲍杨看作是对自己最诚实的表达方式。

在鲍杨和刘娃的过往经历中有一处细节，鲍杨9岁便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，并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获得钢琴演奏的本科和硕士学位；而刘娃则是先在耶鲁拿下了人类学与艺术双学位，又在麻省理工攻读艺术文化与科技。或许正是这种经历造就了鲍杨的感性和刘娃的辩证，也因此有了1+1>2的效果。而他们互相打开了对方的眼睛和耳朵，感受到全方位多感官的体验，在体验的过程中都无比勇敢地选择了放弃自身的存在感，试图追求一种流动的美感。

鲍杨认为，最令艺术家兴奋的作品不是固态的，而是在永远流动的。艺术诞生于人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感触和体验。人是高于艺术的。

在这永恒的流动中，正如刘娃所说，“它不再受困于线性的时间，而只存在于此刻此地，只存在于每一个不可预测的时间切片之中”。^[1]